

本報自五十三期起，力加革新，每星期一、三、五出版，茲為優待讀者起見，並不在星期二出版，茲為優待讀者起見，並不加價格，總發行所北京法大孤軍社。

刊

（本處售書時間在每日下午一點半至六點鐘。）
京內外各大坊書有代售

京報副刊

第四一六號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

星期六

倦

欽文

（是有半年不讀許先生的作品了，他是在浙江台州第六中學擔任國文教席，台州的雄偉的山景可以說是沒有江浙性的，我想多少要影響他的作風，而且不久將有奇麗的的描寫給我們閱讀罷。伏國附註。）

因為火車誤了點，柏卿趕不上預定趁着他底故鄉的輪船，就在火車站旁的望湖旅館裏住下。

望湖旅館第六十三號的房間在第二層樓，是個立方體的形狀，裝飾簡單，房內的用具除一個梳妝台，一張方桌和一張掛着帽子的床鋪只有兩把靠背椅和兩個凳子了；電燈自然是有的，桌子靠牆的牆上，裝着旅館簡單的鏡框旁，還掛着一個日曆。房錢每天一元，八折計算；剛坐了長途火車的柏卿看了這房間就決定住下，不去再看第二間房子了，他覺得這裡還

安適，也還便宜。

茶房打好了臉水，又送來一壺熱茶。

柏卿在靠背椅上坐着喝茶，覺得腳手可以自由舒伸，桌椅也不動搖。可是剛感到適意，他就須離開這房間了，他底行李還在火車站裡，行李要檢查，他須親自去照顧。

檢查行李的只略看了看他底提箱和網籃，箱子鋪蓋免了打開，他得早點回進旅館。他覺得省了不少的事，心裏很高興。

行李搬進房間，房內就熱鬧了，鋪蓋放在床鋪底下，箱子擱在凳上，提箱和網籃都放在梳妝台前。

梳妝台上的大圓鏡中映着裝着許多紅紅綠綠的食物的網籃底像，網籃旁是紫紅皮的提箱。他很清楚，那提箱裏滿裝着婦女的用品：毛絨線，香皂和花呢，還有新花樣的自由布，都是預備去送他所愛着的人的。

他是回他底久別了的故鄉去的。明天這時他總可以到家鄉了。他委實可以快樂，無論一個人到渠底久別了的故鄉去，在渠底生活中是什麼意義，總之他快可以達到他底久已期望的

目的了。

明天這時他可以會見他底父母，姊妹和他愛着的人了。

他底父母姊妹會見了他將怎樣地快樂，他所愛着的人將使他怎樣地快樂呀！

忽然他聽到一種女子的聲音從門外進來，他立即瞭然，這是他底家鄉話，語意是「請他進來罷。」他覺得發這聲音的是他相識的。他又覺得發這聲音的就是杏英了。

「一定是她罷，」他想，「我想明天去看她，怎麼她已在這裏了！」

杏英是他底唯一的愛慕者，六年以前渠們是常在一起的。他是這樣地愛慕她，覺得她底一舉一動都有極大的意義，以為自己底舉動都須和她有關才好。

他覺得她對於一切人都很客氣，但對他又

倦

雪地裡

嬰孩同情心的發見（四）

我們的言論自由

「盟訊」

中國的個半男性的男子

欽文

學昭

張雪門

柏生

江紹原

高佩瑛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很尊敬，他認為這是她知道他是愛着她而她也愛他的表示。

他在她面前不敢稍有輕浮的舉動，無論是在對面談天或者同桌吃飯，他都不直視他一眼。他覺得在她身上順眼看到的已够做甜蜜的回忆的資料了。

有一次，他在她那裡吃飯，同桌的舉們以外只有幾個小孩子。她硬要給他盛飯，他極力地阻止，但她已把一碗飯盛好放在他底面前了。他好像受着下意識的暗示地連忙也盛得一碗放在她底面前。這事他十分地感激她，回憶到的時候總是幾乎跳將起來，有時竟想痛哭一場。

他還沒有定婚，她也不會許字，許多人都說渠們已經有了婚約了，但他覺得不能冒昧向她去求婚。

當時的女子在高小畢業的總須和在中學以上畢業的才願結婚，在中學校畢業的想和她結婚就非在專門以上畢業不可了。她是已在女子中學畢了業的，他也無非在中學校畢了業。他雖認定她並不執着這種俗見，但是自己在中學校裡當助教，月薪不過二十元，家裏又沒有什麼財產，以為這樣的自己怎麼就可向她去求婚，他把她委實看得極貴的了。

須有相當的能力。他以為得不到她還是小事，辜負她底好意大不應該。又以為苟且過去難免坐失時機，就擬辭職升學，和她去商量。

他和他說明了主意，她回對他說，「升學很好，你是有希望的！」

「升學………有希望！」這話底殘像老在他底耳管中，這話底意義深深地印在他底腦筋裏。

「有希望，」他是這樣想，「升學以後可有和杏英結婚的希望！」

兵戰不如商戰，商戰不如工戰，柏卿以為為國為己都以振興工業為最要，他就決意到北平去進工業專門學校。

他底家中沒有了他底收入已覺困難，他籌集一學期的學費和旅費已屬背城借一的行爲。

一學期終了，他沒有回家的旅費。

他想回家，但以爲這樣回家是無益的，「有希望，」這「希望」須努力進行才能「有」。

他從翻譯英文作品得些稿費，又從同學中借得點錢，才湊足了下學期的學費。

一學年完了以後他又迷回家的旅費也沒有。他想回到家鄉去看杏英，但是覺得籌集下學期的學費比這事還要緊。

從同學們借錢，預約好了未必能夠到手，

因為還在讀書的同學底錢也須從別人底手中拿來；而且多借了也是怪不好意思的。他覺得自己可以努力的地方不能不格外努力了。

室內悶沉沉的膨脹着熱氣，窗前不是從對面的白牆壁上反映着強烈的太陽光，便是直破那種陽光照着，因為只有這樣西曬的房間才能用一塊錢一月租到，而他只能拿出這樣的租錢。暑假到了，同學回家的回家去，旅行的去旅行，先後後地散了，他仍須在這房間裡翻那蠅頭小字的字典。

又是一個學期過去了，他底境況和去年這時底沒有什麼兩樣，只有在學校裏升了一級。

西北風接連地吹着，路旁各處堆積着雪，太陽光曬着不能融化。地上滿結着冰，走起路來瑣瑣地響。寒假到了，同學們走散以後，公寓裏當差的也就少了；叫着夥計不見人來，加煤打水只好自己動手。

夜深了，燈火快滅了，只有他翻字典的聲音可以聽見了，但他還須繼續做他底工。

冷風刮臉地吹着，寒氣猛烈地攻人，似乎想從腳底下攻上，從袖口領頭攻入。柏卿有幾個字不能解釋，須到七八里以外他老師底家去詢問。沒有大衣，他只好把圍巾抽得緊點。沒有車錢，只好步行。回到公寓裡，他底鼻樑上，頰骨上，耳朵邊和鼻孔裏都已滿積着灰塵，

新女性

復新女性二月號

林語堂 姑非女人美德論

章錫次

山

每冊一角五分 全年二元五角 郵費在內

猛進

時事短評

(二月五日出版)

(一)這還算有是非之心嗎?

今虛生

四期

反日俄出兵東省大會通告
反日俄出兵東省大會宣佈共產黨之罪狀
北京國家主義青年團反對日俄出兵宣言
通信處：北京大學取發課轉

論

二、勤業場，青雲閣，寶安華樓，琉璃廠加郵費，郵票不能代價。
分，公國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零足三十期，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半年一元二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總發行處：北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售書時間：每天下午一點半至六點。

好像故意打扮着鬼臉，但他並不以為苦，因為他是在希望中，是在有和杏英結婚的希望的中進行着。

他靠着自己的努力，已在工業專門學校的三年級了，他想回家的事索性到了畢業後再說罷，好在快可畢業了。

但是，畢了業只是畢了業。工戰雖勝商戰，但他覺得並沒有應酬的能力。只有了業的空資格回家去有什麼用處呢，況且他依然無着，他認為只好盡量設法找機會。

好容易他在內務部謀到一個書記的差使，但是過了一年還只領到勉強可以維持自己的生活的薪水。

他和杏英的關係，信件自然是時常來往的，他總確定知道她仍然沒有和人訂婚等候着他麼？不，他只會聽到她已和人訂婚以為等候着他罷了。渠們底信中雖然語氣都很親密，但是始終不會談到婚姻；女子當然不肯先開口，他呢，覺得只是信中空言是無用的，以為此事重大，總須當面提及。

他在內務部任職以後第二年的冬季，偶然領得一個整月的新銀，連同從翻譯的工作所得積蓄的已成一筆款子，他覺得一時難有更好的機會可以設想，於是準備一切，就回他的久別了的故鄉去看杏英了。

到了靈湖，因為火車誤了點，趕不上預定趁着他底久別了的故鄉的輪船，就在火車站旁的望湖旅館底第六十三號的房間裏住下。

柏卿雖然認定在那裡談天的就是杏英，但是怎能斷定沒有兩個口音相同的人呢，況他已經六年不見了她。他於是傾耳靜聽。

他認為杏英底口音的又在那里談笑起，他探得聲音是從斜對面第四十七號的房間裏來的，和他對談的是個男子的口音，大概就是剛才所說「請他進來」的他罷。

他認定那女子確是杏英了，因為他又認出了她底笑聲，而且她正在說着吉祥橋，石磚街等等名詞呢，這些都是渠們底家鄉裏的地名。

於是柏卿打開箱子，把新製的軟綢袍子換上，把馬褂也穿上，刷刷鞋子，整整衣襟，預備等那客人走後就去見杏英。

他又疑惑起來，以為同鄉中不無和杏英同樣口音的女子，於是又去暗行探問，但是掛在那第四十七號的門前的小黑板中底君子明明寫着杏英底姓的孟字，於是他堅信了。

於是他愈加堅信了，那女子送那客人出去的時候他已看見了她底側影，那富於曲線美的窈窕的姿態確是他所認識的杏英底。
於是柏卿大胆地跨進那第四十七號的房門

去，並且不等主人招呼，就開口說，「杏英妹，怎麼你也底在這里！」

但是主人並不應他，只是用着疑惑的眼睛注視他，直使他又疑惑，不安定起來，她才用驚異的口氣說，「哦，姊姊是在家裏！」

他雖感到失望，也就和她談將起來。她是杏英底第二個妹子，名字叫做梅英，他原也愛護他，不過在他底腦中，梅英是個嬌嫩的小姑娘。

「怎麼梅英也已這樣大了？」

但他只能暗中這樣想，不好意思說給聽，因為他就想到，時候過去了，矮小的人當然可以長大的，已經過了六年了，梅英當然可以長得這樣了。

「你底大姊在家好罷？」

「好的。」

梅英這樣答了，微微地笑着，似乎還想說話，可是過了好久仍然不再開口。這使柏卿底臉不覺紅將起來，梅英底家裡人是多得，他都認得的，怎麼只探問她底姊姊呢；梅英如今也是很懂事的女子了。於是他又問，「伯父母兄弟等也都好罷？」

「也都好。」

說了她又微微地笑，這使她底臉更紅了，他以為也已明瞭他所以補問他底父母等的好的

原因了。

「你已長得這樣大了，那末你底姊姊已長得更大了，」柏卿看着梅英不由地想，「比現在的你長得更大了，杏英已將老了，已將老了的女子恐怕已經和人訂了婚或者竟已結婚了！」

柏卿更失望了。

他想從梅英探問杏英，究竟長得怎樣了，老了不，已和人訂了婚沒有，但是他覺得不能這樣問。

梅英和他談了許多話，他除記得是來這里考學校的什麼都忘了，因為他底腦中正在交戰着。

回到第六十三號的房中，柏卿覺得坐着不如站着，站着不如走着。

他怕杏英果然已經有了老態，果然已經和人結了婚。

如今梅英正如六年前的杏英，柏卿愛慕六年前的杏英，他不可以向現在的梅英求婚的麼？如果可以這樣辦理，那末即使杏英果已有老態，果已和人結了婚，都不足為柏卿悲了，可是柏卿所熱烈地愛慕着的是這樣的：像現在的梅英，名字叫做杏英的。這觀念混合着在他底腦中，是他所以努力的目的。是他耐苦耐勞奮勵猛進的目標。

柏卿想得像六年前的杏英的人，不能有真的杏英了；真的杏英已和他腦中底固有的印象不同了。

柏卿沒有兩全的希望了。

柏卿底奮鬥努力將落空了。

跟着想着，想着想着，柏卿在第六十三號的房內踱來去。

跟着，跟着，踱到床前，踱到門口，踱到梳妝台前，柏卿忽在大圓鏡中看見一個又瘦又黃瘦着肩背的人像。他斷定這人也已老了時，猛然想到這像底形就是自己。

順下眼瞼，柏卿看見六年前的自己了：面圓而白，目清有光，挺背凸胸，舉動活潑。

如今柏卿和六年前的他已成兩個人了，老了，瘦了，弱了，不足給杏英愛了，無資格向她去求婚了。

柏卿底希望中的花園原是有像六年前的他同着杏英在那裡遊玩的，這希望已無法實現了。

柏卿底希望打破了，他底奮鬥努力已經落空了。

柏卿覺得回到家鄉去是無意思了，因為他已起了反感。他就折回北京罷？他還到那里去做什麼呢，從前是為着杏英！

無望了，柏卿覺得倦了。
二八，一，一九二六，浦陽。

雪地裏

學昭

我在雪地裏獨遊的興趣，怕不是人們所相信的。

每天的清晨，雖然醒得極早，但我很歡喜獨在軟軟的暖暖的被窩裏，溫一些無聊的思緒，聽到灶房裡劈柴的聲音，飯館裏的喊聲也起了，然而呼哦的抽風箱的聲音，終於還沒有來，天色又如是一茫茫而灰白，在我窗洞所望得到木棚上的陽光，也只剩得陰暗，我看時計已八時下了，起來整衣時，還是這樣想：「大概又是陰天罷，不然，又當括風了罷？」

北京真單調呵！惟有灰塵，伊隨便的跟住了我們，衣襟上，頭髮上，鞋上，帽上，便是鼻裡，嘴裏，伊也想站一站，休息一下似的。當我聽到南方的朋友們，競相報告我「二次雪呀，三次雪呀！」的說，雖然不能自止的神往，可是我很抱怨了。誰又知道，我們夢寐的一夜裡，不知不覺的，輕輕的，大地上已遮蓋成琉璃世界了！

梳洗，粥罷之後，穿上大氅，換上皮鞋，開出房門去，呀！在院子裏，屋頂，白絨似的雪，發出閃閃的光，正向我投射過來呢。

大門外，街上，冷落而不覺其淒涼，被雪所遮蓋了的熱鬧，煩擾，與地上的灰塵，陷洞，污穢，呈出安靜而清肅的境地，即在我所愛

第一期的目錄

- 從西城回來的消息
- 小蓮人
- 翻譯一點
- 單幾個人
- 從下面來的消息
- 從西城回來的消息
- 小蓮人
- 翻譯一點
- 單幾個人
- 從下面來的消息

燕風旬刊第十四期

（二月十一日出版）
說者論說（吳承仕）離離書後書雜記（何）

一個小小的刊物，弦上，是我們A B G...
幾個人的機關報。從這個弦上，要發出鋒利的
強有力的。因為這是一切的東西，所以我們射
的，西。因為這是一切的東西，所以我們射

我們這本報，自出版以來，承蒙各界人士，踴躍支持，不勝感荷。茲因本報內容，日益豐富，為求便利起見，特將本報，分為兩期出版。第一期，為本報之第一期，第二期，為本報之第二期。現將本報之第一期，介紹如下：

一句詩
四條腿與八條腿
許一本書
給五叔的信
討論三叔——G

CCL

號不加價。
通信處：大院府胡
同二十七

五民旬刊第十期
軍閥下野與時局前途（李開先）中國青年應如何救國（李鳴和）反對發行公債（李開先）丁冬曲（黃音）辣歌（克斯）本社營救熊錦帆電注精衛蔣介石，本社救石青陽電與子。玉

的雨天，還有雨聲的噪耳。北京的雨天，既不及南方的綿連有詩意，儘是將地上的沙泥浸得淋漓而已。謝天，幸而我不常遇到這個，否則不知要怎樣憎厭啦。

我待第一次的電車，林森音樂隊過後，才肯往東四牌樓的電車正遠遠地過來，人們在味藉的雪裡跑得擠上車去，我也在這一陣波動裡進去了。

我的朋友們，你們必定又在說我？真的，怕比現在再困苦的地地，我也不會改變我浪漫的性質了罷，我愛遊，愛遊得什麼也不在心上，什麼也不管，便是身體不健康時也不會減我出遊的興趣，我更愛獨來獨往的，無拘無束的遨遊，雖有時也感慨於沒有遊伴而不得談談說說，覺着凄涼與沉悶。

天安門一帶，素為我所欣賞的空曠淨潔的石板，鋪着積雪，更皎皎了，更茫茫了。兩個掃雪的人，在車來轎去的路中，掃帚刷呀刷呀的響，電車移重的車輪聲，叮叮的催促聲，與我脚下沙沙的輕脆的雪聲，同在這無限的深雪地裏，昏昏的相招呼，各有各着不同的印迹。

我走進中央公園，竟有比我更早的遊人在這裏流連了！看雪裏尖頂圓跟的印迹，圓頂跟大的印迹，……鼓起我前進的奮興，我感謝他們留給我看到這些大膽而謹慎的足迹，使我想

像得到們們對於自己願望與趣實現的努力！我有我的興趣，我有我的願望，我所要走的路，留着與們們一樣的大胆而謹慎的印迹。

過了公理戰勝碑，遇到攝影的人在找好景，我向甬道上去，沙沙的聲音也遠遠的跟來，當我回顧後景時，望見已擺好了攝影機，「不知這麼好的雪景裏，也有我在着否？」我想，又前走了。

登眺社樓壇，四面所及的亭臺樓閣，綠色的瓦，映成水青，黃色的映成淡紅，羞怯柔嫩，像那新人的臉面。望到斜對遠處的假山上，有小孩們在跳躍歡唱，使我不忍想到街頭巷裏凍而餓的老婦，老人，小孩，唉！他們的生命，彷彿是過去了！一個大概是憂愁的青年，痴呆的坐在冰凍的河邊，我忽然想到「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深恐冒昧而不敢走過去告訴這不相識的朋友，但是我想他也會滿足，在靜靜的欣賞之沉醉中。看到別人的成功與歡樂，愈使我猛力的反省，焦灼而恐急了，我便往側徑裏穿去。

這條狹徑，真使我想起環龍公園呀！去年這時的下雪天，我們曾慢步到那裡去的，聽到時斷時續的電車聲，近處的禮拜堂鐘聲，一種無可言說的奧妙在心裏起了。我佇立着，凝想而沉思，對着這寂寞的紅

亭子，綠欄杆，一條一條的空閒裡，跳出一個一個的音曲，合成悲涼的調子，招牠將要失去轉變的好夢，這些青青的絲絲縷縷的松針裏，生起了白白的圓圓的小球兒似的果實，這果實裡深藏着一包純潔與真誠，便是那些秃枝兒的樹，也稀稀落落的，開起白花，輕輕鬆鬆的舒開牠的天真，不再是蒼老古板了。

此刻我已帶着愉快與滿意歸來，雖然也夾着不少的惆悵與辛苦呀！我要請那些與我一般愛雪地裏的人去，去！誰願得愉快或滿意，牠是不吝惜的。二月十七日。

嬰孩同情心的發見

(續昨)

張雪門

R. Gund 之說，我的前文已不少可以引來做他的反證了。他說一切感情上的興奮都以自己的幸福痛苦為其內容。又說初期對於母親的親愛和依戀，純以自利為基礎。又在同章裡舉了一個例子，兒童對於母親的愛和母親對於兒童的愛有別，不是本能的，其所以愛母親，不過是愛他的最大的恩人罷了。倘父母把兒童完全交給侍女，不自撫養，兒童便把他的柔媚轉獻侍女了。嬰孩愛母之愛，是不是本能，係另一問題；本來本能之說，在科學的心理學家

根本上早已否認了。現在且拋開了本能不說；那一種同情，不是認定了對象於我有利，才始發生的。不過我的範圍有大小。過大了，世人便看不過「於我有利」的地方，就認做了同情；小的，其「有利於我」自然容易見到，便以為是利己了。耶穌教人，却給人釘在十字架，可算是頂有同情心的一個人了。我們且將他分離時的痛苦描一段到這裏來——看一，他對於「我」字的意義看得十分廣泛，同時也可以做利己的註腳。

「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人祈求，却為你所賜給我的人祈求，因他們本是你。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並且我因他們得了榮耀。從今以後，我不在世上，他們却在世上，我往你那裡去。聖父啊，求你因你所賜給我的名保守他們，叫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一樣。」

至於嬰孩「我」的範圍自然較小，頂早，連手的「我」和眼的「我」都分離的，以後才進到認識了自身上整個的「我」。母親給他撫育，他愛了母親，侍女給他撫育，他愛了侍女；他對於母親的愛和對於侍女的愛原是一樣的，原不是天生的，却和他後來經驗豐富時之愛社會愛世界愛萬物的愛（同情），出於同一的根源。這種表白，還不十分正確，因為在這

裡實在沒有一件可以算做天生的。（本能，根本上就有可以懷疑的地方。）所以在這時候的嬰孩，我們可以說，他的「我的範圍」小，企圖自己舒適的量也小，因而同情心也小；然而不能嫌其小，而說其沒有。

R. Gapp: Psychologie des Kindes (其第四版幾乎和前幾版的內容完全不一樣) 在出版界比較上為最近的出品(一九一七年)，同章裏又有一段談到一歲半乃至二歲的兒童已略有同情的表示。到了三歲，確已有真正的同情。可知他對於孩子的自利也並不是絕對的肯定論者。(未完)

我們的言論自由

柏生

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是在國民軍勢力之下的北京城裡。我們更不要忘記，國民軍是有好幾方面的軍隊與他為敵，而且正有軍事行動。

直皖戰爭的時候，北京報紙有誰替直軍鼓吹的，即有也早被安福黨人封閉完了，在直戰爭的時候，奉軍大隊早已退出關外了，北京報紙還儘登奉軍大勝的消息。這都還在我們的記憶之中。

現在出版法取消了，營業條例也快取消了，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是在得有言論自由的北

京城裏。

言論自由的北京城裏，於是發見種種特別消息的報紙和號外了。例如有一個什麼報的號外，就說什麼吳佩孚下總攻擊令，吳佩孚蕭耀南（他竟不承認蕭的死耗）齊燮元聯銜聲討馮玉祥，豫軍某某的軍隊完全投降鄂軍，靳雲鵬進攻河南已佔某處而圍封不足二百里，國民三軍對戰局有守中立說等等，九條消息有七八條是這樣的。

無論這種消息是否的確，我們在國民軍勢力之下的北京城裏看見這種號外總是可疑的。我說這話，或者以為有過捧國民軍的嫌疑，也許國民軍將領看了會有什麼舉動，於報館不利；或者以為有獎勵報館造謠的嫌疑，報館記者看了以為造謠真是無妨的了，便儘管製造敵方勝利的消息。其實都不對。

我希望國民軍始終保持這個態度，而初得言論自由的記者須得保持真正言論自由的滋味。受什麼支配而說假話與受什麼限制而不能說真話，是同樣的不自由呵。

盟誼

伏園兄：

這幾天我正研究「盟誼」。偶見一兩段古書，與拙著「髮，髮，爪」一段所提到的湯

現

時事短評

(一) 國民軍將領的兩通電
(二) 反日，反俄，與反日俄

現

北京城中的苦工

軍閥問題答一涵先生

燕樹棠
李景漢
吳稚暉
西

出了象牙之塔

這是川白村泛論文學，藝術，思想，批評，這是一篇文明的論文集。著者見：「我」也以

初同北新書局報費每份銅圓四枚外埠洋二分預
定全年一元半年五角連郵費

給民國的青年友人
與謝野晶子
仲雲
季志
均正
景深
趙景深
景山書社
北京經傳處
翠花胡同
北新書局
景山東街
景山書社

通信處：北大第一院猛進社
定報處：北京
大學第一院猛進社
出版日期：星期五
報費：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函購郵費二分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剪髮斷爪以己爲犧牲於桑林之社，可以互相
發明。特寫呈左右，乞在京副發表。

春林傳公十九年和人執師子。左氏傳曰：
「宋公使稱父公用師子于次唯之社，欲以屬東
夷。」公羊傳曰，「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血
社也。」

又昭公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
歸，用之。」（左氏傳）。范寧注曰，「用之者
，叩其鼻以鮮社。」

這叩鼻血社之舉，與剪髮斷爪之用心蓋同
：都是替代真正殺人爲牲而已。而髮爪與鼻血
有同等價值，豈非又是先民剪髮爪之證。

三字經如有增訂的機會，費神在「三光者
，日月星……」等句之下，加上——
「人之身
有三寶
就是血
和髮爪」
順頌撰祺。

江紹原上。

中國的個半男性的男子

高佩瑛

（第七二六號。本刊發表新中國柱石選
專票說明之十三。記者註。）

中國的女子，向來以溫柔爲美，所以在中
國的社會裏邊，要找一個男性的女子，可以說

是絕對不能，但是不幸的很，現在中國這所謂
兩萬萬男子，也好像都女化了，所以一個半個
的男性的男子，也成了僅有的奇蹟了。

一聽這話，你們一定要猜想我是發了瘋，
或是白晝見鬼說胡話，不過事實是如此，誰也
難以否認的；試想這十數年以來，無論那一個
新說的風行，一般學者，那一個不是隨和惟謹
的妾婦，無論那一個新軍閥的崛起，一般洋奴
化的外交家，政治家，冒牌的學者教授們，那
一個不是倚門賣笑的半地門，或是肉體憤陳的
齊姐兒；這種民族的劣根性不除，中國不亡，
便是沒有公理；所以中國現在切急的根本問題
，不是政府形式的蛻變，也不是甚麼經濟組織
的花樣翻新；乃是民族劣根性的根本剷除。

如何能夠剷除這種劣根性，我以為非出幾
個有魄力，有熱血的人，以其偉大人格相昭示
，相感化不可。伏園先生所娶的柱石，我雖不
知道甚麼人適當其選，但我相信他所希望的，
一定是那敢作敢當有守有爲的男子漢，決不是
那些惻惻便佞花言巧語的女子，或女性的男子
：好像大厦將傾，我們需要的是「萬牛回首」
的老柏，不是三月浪的桃花。

因爲以上的理由，我於是大不敬的很，我
不舉那些時髦孩，幸運兒，依草附木的文士，
興風作浪弄弄手可熟的妖魔。（僅若伏園先生徵

求亡國妖孽上人時，我再舉他不遲。）我所舉
的，乃是兩個倒楣的人：一個是銷聲匿跡時髦
孩兒久已忘掉的書生，那個是所謂「國民」也
者，交口痛罵的軍閥；不是我取材太寬，乃是
我取材太嚴，要知道要支大厦，斬去其腐敗部
分的老柏，還遠勝於三月浪的桃花呀！閒話休
提，請看下面：

新中國的柱石——個半男性的男子：
整個——梁漱冥

我現在重複聲明我的意見，我常常覺着，
中國現在所需要的人，不是那些洋奴式的留學
生，不是那些齊姐兒式的外交家，不是那些腦
充血的甚麼主義者，更不是那些乞丐式領津貼
的三等賣國賊，當然也不是那些蠢如鹿豕，兇
如豺狼的匪閥，不消說更不是那種假借國民招
牌的拳匪餘孽，又不是那種給日本作牛馬的土
匪大王；我們需要的是：有魄力，有血性，特
立獨行，不爲時代思潮，及一時的是非毀譽之
奴隸，敢作敢當，有守有爲的好漢。

先談我們那一個整個的好漢——梁漱冥先
生。五四以後，全國士夫，以爲孔二爲時髦，
以陳獨秀胡適之諸先生爲思想界無上的權威，
會無一人敢以批評的態度，去研究孔家學說的
，不消說更不敢替他辯護。梁先生以一甚麼時

孤

第十五

反動勢力的再起
沉冤莫白的冤案

（秀峯）
（東明）

原

避地（譯文）
附作者梭羅古勃象
第一點比論
君山的留戀與死的誘惑
（七至九）

魯迅
向啓良
董巖

北京適存中學招生

年級：高初中一年級二學期編級生，男女兼收
報名：二月七日起，至二十三止，二十四日在

魁資格——洋秀才洋翰林等——沒有的青年，

治孔學于舉國唾棄之時，以精銳的腦筋，忠實的努力，把孔學從毛廁裏擄到最高學府科學院裏華麗莊嚴的大講堂裏去，聽講的學生，一天多一天，終為北大教授中之最龍叫座者，於是那一般時髦先生們的視線，亦漸從滿面喜風有副然態度的胡博士的面孔上，挪到顧視清高，氣息深穩，有儼然態度的梁先生的面孔上。後來辭去北大教授，到曹州附中試驗他的理想教育，大概是完全失敗，不過他並不稍遷就，翩然歸來，在什利海附近賃居民房，過他的窮書生生活，仍然繼續他的孔家哲學的研究；此等勇氣，此等毅力，此等操守，在中國這種一犬吠影，百犬吠聲，有奶是媽，有錢是爺，的教育界空氣裏邊，怕是找不出第二個來罷！

再談我們那半個好漢——吳佩孚。當民國八年，段琪瑞當國，安福部惡貫滿盈的時候，全國上自總統，下至車夫，無不為他們惡勢力所屈服，敢怒而不敢言；吳將軍以代理第三師師長，不自量力，通電痛數段琪瑞和安福部的罪惡，國民積年怨毒之氣，纔得從他那篇古文觀止式的電文裏一洩；即此一端，已可看出男性的難能可貴，世人所頌揚的直皖直奉兩役的戰功，在吳將軍偉大的人格上，並不算甚麼，不過那兩役所打倒的兩個民賊，背後都有日本

全力為之幫助，有人說直皖直奉兩役，表面上是打倒了兩個民賊，其實是痛懲了日本的帝國主義，這話雖然誇大，但真理也未嘗不有幾分。

後來曹錕的走狗，馬二和王大幫助曹錕賄選，其勢很兇，馬二更毒，斷絕黎宅自來水電話，吳將軍始終反對，此次又受馬二的賄賂，檢閱戰敗，數年來排日之功，廢於一旦；吳將軍不躁不驚，甘受險阻艱難，咬定牙根，實踐他的不入租界，不出洋的前言，此等操守，真當錫金事之！中國人媚外性成，國性早已喪失，所能的，不過是唱高調，打口號；所以三尺童子，都知高呼收回租界，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但是一旦臨着利害關頭，不但是泥菩薩會往外國使館裏跑，即提倡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偉人，也是以鼠竄租界為慣技；至所謂知識階級者，那更是仰承外人鼻息，而不知羞恥，雖然也或者有一二例外，獨吳將軍知道託庇外人是去臉的事，始終貫徹他的主張，就這一點而論，雖說是「中國一人而已」也未嘗不可。

可惜此次出山，以討奉始，以聯奉終，雖說政治手段，有時異於個人私德，但孫中山以聯段聯張為天下詬病，吳將軍乃效法他的弱點，真可謂不善學者了。所以未聯奉以前的吳將軍，尚是男性的，而聯奉以後的吳將軍，就成

了半男性的了。

以這個半男性的男子，去喚醒國魂，提倡國家主義，掃除毒蛆兒式的劣根性，先救這百萬萬男子，都恢復了他們的男性，然後再令那兩萬萬女子，也完全男性化了，到那時「人民做皇帝」的話，便可完全實現，到那時，徵求村石的話，便成了笑柄了。

高佩瑛，二月十一日。

伏園先生：

我對於我這篇投票的說明，要鄭重聲明，有兩事：

第一，我是個無黨派主義者，我所舉的人，是我平日誠心崇拜的偶像，我所說的話，是至誠的傾吐，不受他人一點暗示的，所以對於本文的言責，完全自負。

第二，為說話的便利，我用男性和女性表示怯懦與勇敢，並不是說女性便壞，希望讀者，不要誤會，加我以污辱女子人格的罪名，幸甚！

刪削稿子，是先生的特權，不過我希望不要刪改過多，致失掉原來的意思。

以上的聲明，請先生於發表我的說明時候，附帶的發表了它。

高佩瑛於北大第一宿舍。